

后浪出版公司

最后

的

仙女

颓废故事集

FAIRY TALES
FOR THE
DISILLUSSIONED

STORIES FROM THE FRENCH DECADENT TRADITION

Grechen Schultz (舒尔茨) | Lewis Seifert (赛弗特) 编著 程静 译

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最后的 的 仙女

颓废故事集

FAIRY TALES
FOR THE
DISILLUSIONED

ENCHANTED STORIES FROM THE FRENCH DECADENT TRADITION

[美] 格蕾琴·舒尔茨 (Gretchen Schultz) [美] 路易斯·赛弗特 (Lewis Seifert)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程静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仙女：颓废故事集 / (美) 格蕾琴·舒尔茨，
(美) 路易斯·赛弗特编著；程静译. -- 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2018.4

ISBN 978-7-220-10694-1

I . ①最… II . ①格… ②路… ③程… III . ①童话—
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3647 号

Copyright © 2016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中文简体版由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

ZUIHOUE XIANNV:TUIFEI GUSHIJI

最后的仙女：颓废故事集

编 著	[美] 格蕾琴·舒尔茨 [美] 路易斯·赛弗特
译 者	程 静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编辑统筹	梅天明
特约编辑	皮建军
责任编辑	唐婧 熊韵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肖雅
营销推广	ONEBOOK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 - mail	scrmcbs@sina.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3mm × 210mm
印 张	9
字 数	171 千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978-7-220-10694-1
定 价	3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18-63

英译者的话和致谢

这本童话集共收录了十九位作家创作的三十六个童话故事，按作者的年代进行排序。我们从近四十位作家的七十本文集中选择了它们，其中有些是非常多产的童话作家，有的则仅仅在童话领域浅尝辄止。在整个筛选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前人在颓废主义童话研究领域的许多成果，特别是让·德·帕拉西奥（Jean de Palacio）的《不可思议的颠覆：世纪之交的鹅妈妈故事》（*Perversions du merveilleux: Ma Mère l'Oye au tournant du siècle*）和纳塔莉·沙特兰（Nathalie Chatelain）的学术论文《十九世纪末的欧洲童话》（*Les Contes de fées en Europ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弗朗西斯·拉卡森（Francis Lacassin）的法国童话选集《仙女故事》（*Si les fées m'étaient contées*）汇集了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法国童话，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深入了解与颓废主义运动相关的作家，如让·洛兰（Jean Lorrain）、卡帝勒·孟戴斯（Catulle Mendès）、拉希尔德（Rachilde）等，以及对其有所关注的作家们，就会发现并非所有我们认为值得收录的童话都曾被贴上“颓废”的标签。将有些

作家归入象征主义的范畴更为准确，如亨利·德·雷尼埃（Henri de Regnier）和马塞尔·施沃布（Marcel Schwob）等，而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则超越了这种类别。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属于自然主义，处于颓废主义的对立面。还有一些作家无法与这些类别一一对号入座，虽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和克劳德·卡恩（Claude Cahun）追随这一流派，但他们与超现实主义的联系更为紧密（阿波利奈尔是这一流派的先驱）。

这些故事都拥有颓废的主题：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入侵，以及反常的性别表达和反常性行为有关的衰落、堕落、焦虑和痛苦。许多人改写传统童话，或将其进行反转，其中最杰出的是童话故事之父、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那些旧时光里的故事》（*Tales of Mother Goose: Stories or Tales of Yesteryear*）的作者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

本书中收录的故事绝大部分由编辑们翻译，其中有四篇直接采用前人的翻译版本，很多故事就连最初的法语版本也已经绝版多年。我们力求译文流畅，既抓住童话故事的古体风格，又兼顾作者们灌注在这一传统文学中的现代意义。翻译是用不同的语言对同一文本进行表达的工作，难免遇到困境。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颓废主义文学对巴洛克风格、精致描述和晦涩意蕴的偏好。有的作家为某种情境创造的特殊词汇已经超出了我们自身词汇量的范围。比如，埃米尔·贝热拉（Emile Bergerat）对灰姑娘所穿长裙的描述，就使用了至少半打表示花边种类的词（见《乘汽车的

灰姑娘》)，而孟戴斯在描写为了勾起一位年轻王子的食欲所准备的异国菜式时，提到“安第斯山地榆炖小猴”这种美味佳肴（见《不合时宜的客人》）。同样，拉希尔德在《死亡》中精准地使用了许多植物学和昆虫学的专业词汇，但是与词汇相比，更具挑战性的是她华丽的辞藻和丰富的比喻，以及长句和多重从句结构。尽管困难重重，我们的译本仍将打破人们对于童话的先入之见，尽管它们展示的是一种令人幻灭的创造力。

在成书过程中，优秀的童话作家、本丛书的主编杰克·宰普斯（Jack Zipes）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励。我们还要感谢编辑安妮·萨瓦雷塞（Anne Savarese）给予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以及两位匿名的评论家——在他们的评论和建议下，我们的介绍和翻译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最后，我们要感谢以下译文的提供者：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蓝胡子的七位妻子》和《西科涅女公爵和布兰格里先生的故事》，被收录在《蓝胡子的七位妻子和其他奇妙故事》（*Seven Wives of Bluebeard and Other Marvelous Tales*）中，译者为D. B. 斯图尔特（D. B. Stewart）；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灰姑娘的故事（续），又名老鼠和六只蜥蜴》被收录在《魔法的咒语》（*Spells of Enchantment*）中，译者伊恩·怀特（Iain White），编辑为杰克·宰普斯；以及让·洛兰（Jean Lorrain）的《芒多西昂公主》，翻译者未知，收录于《巴黎人》（*The Parisian*）。

前言

仙女们在十九世纪渐渐销声匿迹……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热潮中，她们的行为举止显得无生机。

——露西·富尔-戈约 (Lucie Faure-Goyau)

十九世纪可谓法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先后经历了两个帝国、两个君主国和三个共和国的政体变换，革命此起彼伏，政权更替频繁。对于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纪，颓废主义用一种悲观淡漠的审美立场进行了反映。本书选录的童话故事或来自投身于颓废派文学运动的作家，或来自具有颓废派审美的作家。从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四年，“颓废童话”在法国层出不穷。我们希望做的，便是将这类魅惑而又令人不安的文学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们。

法国人对于“仙女故事”这一文学类型的喜爱由来已久，在很大程度上，颓废童话正是这种痴迷的延续。从十七世纪后期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作家们创作了三百多个童话故事，大部分的目标读者都是成年人，其影响力远超法国本土（法国人自称

的“六角形”国土)。到了十九世纪,乔治·桑(George Sand)等作家对童话进行改写和再创作,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的童话被译成法语,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和保罗·杜卡斯(Paul Dukas)对童话加以戏剧改编,并且搬上舞台进行表演,更有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在十九世纪末以电影的方式对童话进行呈现,以上种种,使得这一文学类型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仙女故事的经典地位,这对于童话故事再次兴起同样功不可没。由于法国在十九世纪盛行畅销故事书、埃皮那勒版画^①、儿童读物和木偶剧,像靴子猫、灰姑娘、小红帽和睡美人这样的角色——夏尔·佩罗在他的《那些旧时光里的故事》这本书中塑造的——成为十分普遍的文化意象。与这些文学和艺术发展并行的,是民俗学家们为收集和保存法国民间口传故事所做的不懈努力^②。

不论在法国还是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童话总是在文化、社会或政治出现危机或发生变革的时刻大量涌现,颓废主义童话也不例外^③。颓废主义作家们看重十九世纪法国那深厚而丰富的仙

① 漫画书的前身,插图和说明文字在同一页。

② 包括最为闻名的让-弗朗索瓦·布拉德(Jean-François Bladé)、弗朗索瓦·卡迪克(François Cadic)、埃马纽埃尔·科斯坎(Emmanuel Cosquin)、弗朗索瓦-玛丽·吕泽尔(François-Marie Luzel)、阿基利·米利恩(Achille Millien)和保罗·塞比奥(Paul Sébillot)。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民俗学家,见霍普金(Hopkin):《十九世纪法国人的声音》(*Voices of the Peopl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以及贝克罗夫特(Baycroft)和霍普金:《漫长十九世纪的民间传说和民族主义》(*Folklor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Long Nineteenth-Century*)。

③ 比如,童话第一次在法国的盛行发生于路易十四的统治逐渐式微的年代,保罗·阿萨尔(Paul Hasard)把这一时期称为“欧洲意识的危机”。

女故事传统，以与自身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 and 知识革命相呼应的方式对这些故事进行了改写。在法国，颓废主义这一席卷了整个欧洲的思潮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间应运而生的。法国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以后，国内爆发了昙花一现般的巴黎公社运动——这是一场集体领导的激进实验，遭到了临时政府的残酷镇压。尽管诞生于炮火中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一个稳定的共和国政权，它在政治、社会和宗教等各方面依旧动荡不安。历史学家发现，这一时期法国人民的焦虑部分源自于社会 and 地缘方面的因素，比如与德国交战遭受的巨大打击、快速改变的社会结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等等。工业革命导致工人大量流入城市，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也改变了阶级分野。工人运动以及女性权利组织提出的种种要求，比如将教育范围扩大到女性、进行婚姻改革等，对于左派和右派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在政治领域，君主制的拥护者和他们在教会的同盟继续反对共和国，而这反过来又激起了反教权情绪。第三共和国最终于一九〇五年实现了政教分离。政治上的分歧也非常明显，传统派企图重现已走下历史舞台的政治秩序，相反，年轻的共和国保卫者却挥舞着进步的大旗。

十九世纪的文化领域同样是复杂多变的。实证主义哲学发源自十九世纪上半叶，其形成标志为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著作的出版。它巩固了理性主义者关于科学 and 进步的主张。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对于人们看待物质世界 and 整个社会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整个欧洲，各种变革和

发明为工业、交通、通信及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断扩展的铁路网、自动化技术的进步和电的发明加速了工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医药方面也出现了巨大的突破，比如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提出的细菌理论和在免疫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其他领域，摄影技术、X射线、跨越大西洋航海、电报等都是震惊世界的创新，其中许多发明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万国博览会上进行过展出。

面对如此日新月异的革新和变化，十九世纪末的观察者们注意到，在包含科技在内的社会动向和仍旧非机械化的魔法世界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史学家、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说过：“科学年代必然到来，届时童话的丰富性将不复存在。”^①科学进步对仙女是种威胁——这样的论调在当时屡见不鲜。“火车轨道……让仙女落荒而逃。”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潮流同样对童话这一文学类型不甚友好。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倡导的自然主义这一极其现实的文学流派坚决地反对任何不合常理的事物，仙女棒和会说人话的动物自然不在话下。自然主义只是将法国肮脏丑恶的一面严酷而冷漠地加以描述，不留一丝一毫幻想的成分^②。

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同时也是实证主义和技术进步的产物，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那便是科幻小说。尽管在十九世纪之前已

① 见《科学的未来》（*L'Avenir de la science*）一书。

② 比如，左拉在《小酒店》中提到工人阶级酗酒的习惯，在《娜娜》中，他集中笔墨描述了一位交际花。不过，左拉发表过一篇相当传统的童话《爱的精灵》，收录在他早期的出版物《给尼农的故事》（*Contes à Ninon*）中。

经出现过重要的先例，但电的发明，以及种种与人类迁徙有关的发明进一步刺激了这种以未来世界、陌生世界或还未实现的科技发明为背景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一词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被提出，不久后，举世公认的科幻小说开创者之一的儒勒·凡尔纳出版了《地心游记》和《从地球到月球》，获得普通读者和学界的极大好评。有趣的是，当时有位作家将凡尔纳与仙女的消亡联系起来：“往昔的好仙女在凡间已不存在……如今剩下的只有‘电仙女’，她的教子可能是儒勒·凡尔纳。”让·洛兰也悲叹“这个时代的孩子爱读儒勒·凡尔纳胜过佩罗”。就算凡尔纳创作的《老鼠家族》（*The Rat Family*）被贴上了童话的标签，它也是以灵魂转生为创作设定的。皮埃尔·韦贝尔在《最后的仙女》（*The Last Fairy*）中也通过一位被当代先进科技震惊并惨遭淘汰的仙女之口，语带讽刺地提到科幻小说。

尽管如此，童话还是于十九世纪末再次兴起，曾有一位评论家在一八八〇年左右写过一篇名为《仙女的入侵》的评论。这一次童话在数量上的爆发与颓废主义思潮兴起的时间恰好一致。它玩世不恭的意味与实证主义相违背，与自然主义针锋相对。除了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有所表现，颓废主义也可被称为一种与赞颂进步唱反调的哲学立场。正如“颓废”（*decadence*）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的含义是“从其中分离”一样，颓废思想所预想的是一个走向衰亡，而不是高歌前进的世界。与自然主义小说秉承的保守态度不同，它具有革新精神，是实验性的。可是，颓废文学遵循的逻辑却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不谋而合。就像宗教和君主主义的

拥趸一样，颓废主义作家们为贵族统治的没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崛起而深感遗憾。他们未从新技术中看到进步，他们抵触现代化，对民主意识的觉醒以及随之而来在社会领域发生的变化深感不安。菲利普·朱利安（Philippe Jullian）认为这次童话故事的复兴“是对于改变社会环境的深切要求的一种反应；故事中的仙女棒是对爱迪生的发明的抗议”。

为了逃避现实社会，颓废主义作家常常回望那些经典童话，重新进行刻意的诠释。他们或是为经典童话撰写续集，或是受到故事细节的启发，编撰出新的情节，或是在魔幻的童话设定中加上种种格格不入的元素。本书中就有一些例子，比如《灰姑娘》（在阿波利奈尔、贝热拉、卡恩、勒迈特、施沃布等作家的作品中）、《睡美人》（在菲尔桑、法朗士、孟戴斯的作品中）和《蓝胡子》（在法朗士、勒迈特、施沃布的作品中）的改写版。还有一些作家选择从童话中借用角色，编入另一个故事的情节中，比如勒妮·维维恩的《白马王子》和埃米尔·贝热拉的《二十八公里靴》，都借用了佩罗的《小拇指》中的元素。这些例子佐证了让·德·帕拉西奥的观点，他认为夏尔·佩罗的童话故事特别能引发颓废主义作家的共鸣。即使是在颓废主义思潮出现之前，他对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诸如阿尔丰斯·都德《小红帽的故事》（*The Novel of Red Riding Hood*）和莱奥·莱斯佩（Léo Lespès）的《佩罗的传说续集》（*Perrault's Tales Continued*），这样的故事标题便是证明。不过，颓废童话对于佩罗的依赖是非常矛盾的。在十七世纪末期的古典派和现代

派之争中，佩罗捍卫的是现代派的进步观念，而且他的童话从不缅怀过去的贵族习气，虽然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女性作家创作的仙女故事中常常体现出这种风气^①。十九世纪末颓废风潮中的改编者却丝毫没有向这位大师致敬的意思，实际上，与其说他们是在大师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倒不如说是进行扭曲更为恰当^②。以威利的《幻灭者的童话》为例，他将佩罗的《那些旧时光里的故事》中的许多角色移植到自己的故事中，让“小拇指”中的食人魔、“小红帽”中的狼以及蓝胡子等反面人物痛陈自己的悲惨遭遇，并对原版故事中的受害者进行妖魔化。同样，法朗士的《蓝胡子的七位妻子》——副标题为《依据真实档案写作》——也对佩罗的故事那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提出了异议，正如孟戴斯在《梦美人》中的做法一样。《那些旧时光里的故事》的叙事声音和最终寓意不乏嘲弄和反讽，颓废主义作家却仅仅从佩罗的作品中读出了严肃和单纯。他们误读佩罗，把对这种文学形式的进一步曲解归功于他。另一个称得上曲解的地方则是颓废主义童话对许多女性作家视而不见。虽然她们主导了十七世纪的风尚，她们创造

① 见赛弗特（Seifert）：《童话、性倾向与性别》（*Fairy Tales, Sexuality and Gender*）。

② 童话故事中的角色同样经常出现在这样的故事里：奥斯卡·梅泰尼耶（Oscar Méténier）的《蓝胡子》（*Barbe-bleue*），古斯塔夫·克洛丹（Gustave Claudin）的《寡妇睡美人》（*La Veuve au bois dormant*），埃米尔·里什堡（Emile Richebourg）的《灰姑娘：工作间的仙女》（*Cendrillon: la fée de l'atelier*），以及这些戏剧里：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的《阿里亚纳和蓝胡子》（*Ariane et Barbe-Bleue*），让·里什潘（Jean Richepin）和亨利·卡安（Henri Cain）的《睡美人：抒情诗童话》（*La Belle au bois dormant: féerie lyrique en vers*）。

的童话流传于整个十九世纪的袖珍书和戏剧创作中，但是在佩罗的光辉之下，她们还是显得黯然失色。

除佩罗之外，对其他传统内容的引经据典证明颓废主义作家对于同时代文学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在十九世纪的中世纪学家们的努力发掘之下，亚瑟王传说中的角色和故事背景（莫嘉娜、维维安和布劳赛良德森林）出现在孟戴斯、里卡尔和其他一些作家的童话故事中，而且地位日渐突出。同样被频繁借用的角色还有梅露西娜，她曾出现在中世纪的法国和德国作家的作品中，又被十九世纪的德国作家和作曲家——阿尼姆、歌德、拉罗谢、门德尔松、霍夫曼等人——重新采用。在法国延绵了整个十九世纪的奇幻文学也给世界带来了重要影响，比如梅里美（Mérimée）的《伊尔的美神》（*La Vénus d'Ille*）、奈瓦尔（Nerval）的《奥雷莉》（*Aurélia*）、莫泊桑（Maupassant）的《奥尔拉》（*Le Horla*）和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 de l'Isle-Adam）的《残酷故事》（*Contes cruels*）。根据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对奇幻下的著名定义，奇幻故事与童话不同，奇幻讲述的是一个只知道自然法则的人在面临超自然事件时所体验到的犹疑。这种犹疑在许多颓废童话里都能看到，最著名的是拉希尔德和雷尼埃创作的作品。法国颓废主义作家们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童话同样耳熟能详，并把这些传统故事中的小仙女和小仙子杂糅进自己的故事中。与对佩罗童话的改写不同，这类借鉴很少对情节进行改编，而是把角色放到全新的现代故事背景里。

同时，颓废主义文学家也会自行创造角色，不过他们会质疑

这些角色的魔力，频繁地利用这种形式来回应当代社会的问题。无论把这些角色放置在什么样的背景中，不论是魔法世界或是与之相对立的现实和当代情境中，有关死亡和堕落的比喻却一直贯穿故事的始终^①。在这一类故事中，仙女往往代表濒危灭亡的种群，有时候她们的存在甚至都遭到质疑。颓废主义文学常用的手法，就是描写主角与环境格格不入，但是出身高贵、举止文雅，还是某支正在消亡的血统最后的子嗣。经典的例子便是若利斯-卡尔·于斯曼斯（Joris-Karl Huysmans）的颓废主义小说《逆流》（*Against the Grain*）中那位性别模糊的主角德赛森特。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精神脆弱的年轻人，其家族受到遗传病所累，只有他硕果仅存。拉希尔德的《死亡》中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即塞巴斯蒂尼·塞卡尔多-罗西伯爵，他与德赛森特一样被设定为“家族血脉的唯一延续者”。还有一种与他们异曲同工的角色，便是最后的仙女。比如在都德的《法兰西的仙女》中，最后一位仙女作为一个愤怒的纵火犯出现在法庭上，控诉人类的罪行：由于现代理性的进步导致人们不再相信魔法，从而造成仙女的集体灭亡。皮埃尔·韦贝尔和卡帝勒·孟戴斯都写过《最后的仙女》，而且都把她们的死亡归咎于当今的时代：“现代社会中再也没有仙女的容身之地。”

这个时期最多产的童话作家孟戴斯对自然知识抱有极大的不满：“男人和女人都变得太聪明，不再向小仙女请求帮助。”人

^① 见沙特兰（Chatelain）的《若标题成为墓志铭》（*Lorsque le titre se fait épitaphe*）和戈约（Goyau）的《仙女的生与死》（*La Vie et la mort des fées*）。

们一旦获得了知识，立足于民间智慧的仙女魔法便随之被淘汰。经验主义不仅推翻了魔法，它那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也威胁到童话与儿童之间的共同点，那便是无忧无虑和天真无邪。一位十九世纪的作家像这样描述人们是怎样写作童话、对待童话，并最终令童话消亡的：

当我们还是天真的孩童……在新年到来之际，大人们讲童话故事引我们发笑……如今早已不似往昔。童话在文学中获得了重要的位置。就像人类的显贵一样，童话故事有了族谱，或称为其历史。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动物学家开始研究童话，很快还会有哲学家，甚至出现有关童话的宗教。条分缕析的日子到来之际，便是与快乐道别之日！

——爱德华·勒内·德·拉布莱

(Édouard René de Laboulaye)

拉布莱认为，知识和奇幻的事物是互相矛盾的，“人类越聪明，写出来的童话就越没有艺术性，越沉闷乏味”。

因此，人们常常认为仙女遭到那个时代的人情冷漠和技术进步的摧残。虽然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法国拥有悠久的童话传统，但是在本书的故事中，滥伐森林和工业化让仙女们失去了家乡：“在战争的蹂躏、工业化和政府的精心关照下，森林被砍伐殆尽，再也没有数不清的仙女在此居住。”单纯的乡下人不再相信仙女，于是她们不得不搬到巴黎——那个时代的制造业和科学中心，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称之为“十九世纪的世界之都”。在都市里，与魔法和巫术相对立的事物比比皆是，比如工业生产和人们的冷漠与淡然，所以来到世界之都的仙女们只能卑躬屈膝地讨生活。

仙女式微的话题引起了十九世纪的民俗学家们的共鸣，他们常常惋惜于口述文学的迅速凋落，而导致这种衰落的现代化也正是颓废主义作家大肆嘲讽的对象。他们是否提到过民俗学家为收集和出版民间口头故事所做的努力，这一点我们无法确切得知，但很明显，民俗学家和颓废主义作家持有相同的立场，而且对于传统抱有同样的尊崇，尽管双方表达这份尊崇的方式截然不同，甚至是互相对立。民俗学家使用包含现代智慧的工具将岌岌可危的信仰和传说加以保存——同时也使得自己与这些故事之间变得越发疏远——而颓废主义作家则用创作童话的方式对实证理性主义加以抵制。卡帝勒·孟戴斯就是这样做的，他描写依旧相信魔法的天真的年轻人（《一个可怜小女孩的幻想》）和仙子仙女法力的复原（《幸运的寻回》）。孟戴斯的《最后的仙女》是典型的颓废学派作品，他在其中以讽刺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单纯的姑娘对最后一位仙女弃之不顾，反而选择拥有满满一箱宝石的老头儿，这直接导致仙女丧命。悲剧性的结尾在民间传说和童话中并不鲜见，在这个故事中可以解读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控诉，也可视为对爱怀有偏见的表达。不论是大团圆还是悲剧结局，颓废主义童话都是以超自然的角度向当代事物投以批判的目光。

虽然仙女常常被描绘成当代社会的受害者，但是童话作家往